

中国现当代散文精品丛书

中国散文精品

现代卷（下）

怡情文学

◎顾问 陈荒煤 ◎主编 姜德明

北方文艺出版社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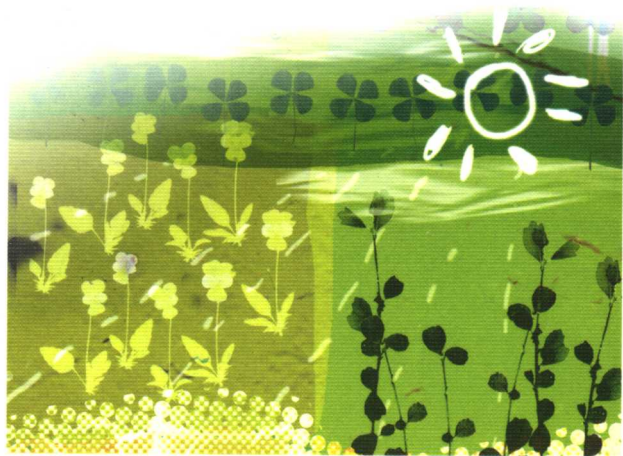


“五四”以来散文的成就是众所公认的。

文学源于生活，回顾我国现代散文的发展历史，称得上是思想活跃，异彩纷呈。

对此史学家和理论家早已众口同声，但当年的有些争议，似乎至今仍在继续之中，比如对美文的认识，对幽默和战斗的全面理解，以及关于写身边琐事和重大题材之争等等，现在并不是没有分歧的意见了，甚至连散文的形式特征，包括半文半白等问题也有争鸣。

我看这是好事，证明人们正在寻求新的突破，散文园地也并不是死水一潭。



中国现当代散文精品丛书

中国散文精品

现代卷



怡情文学

◎顾问 陈荒煤
◎主编 姜德明

北方文艺出版社

目 录

钱歌川 (1903 ~ 1990)

巴山夜雨 (275)

黄药眠 (1903 ~ 1988)

烽火中的神女 (282)

梁实秋 (1903 ~ 1987)

雅舍 (288)

鸟 (291)

巴 金 (1904 ~)

一点不能忘却的记忆 (294)

艾 芜 (1904 ~)

沪杭路上 (298)

朱 湘 (1904 ~ 1933)

迎神 (303)

沙 汀 (1904 ~)

喝早茶的人 (306)

罗念生 (1904 ~ 1990)

钓鱼 (309)

黎烈文 (1904 ~ 1972)

崇高的母性 (316)

叶灵凤 (1905 ~ 1975)

书痴 (322)

书斋趣味 (324)

冯 至 (1905 ~)	
赛纳河畔的无名少女	(326)
施蛰存 (1905 ~)	
驮马	(330)
臧克家 (1905 ~)	
老哥哥	(334)
六机匠	(339)
李健吾 (1906 ~ 1982)	
希伯先生	(345)
陈学昭 (1906 ~ 1991)	
过同蒲路	(348)
吴伯箫 (1906 ~ 1982)	
羽书	(352)
林淡秋 (1906 ~ 1981)	
家	(355)
谢冰莹 (1906 ~)	
爱晚亭	(359)
湖南的风	(362)
陆晶清 (1907 ~)	
我哭你唤你都不应	(368)
亦 门 (1907 ~ 1967)	
星	(373)
晨	(375)
萧 军 (1907 ~ 1988)	
大连丸上	(377)
缪崇群 (1907 ~ 1945)	
花床	(382)
马国亮 (1908 ~)	
人的声音	(384)

关 露 (1908 ~ 1982)	
没有节拍的歌唱	(386)
陆 蠡 (1908 ~ 1942)	
海星	(391)
竹刀	(392)
陈白尘 (1908 ~)	
乡居散记	(398)
丽 尼 (1909 ~ 1968)	
鹰之歌	(401)
徐 汧 (1908 ~ 1980)	
北大区里的小饭铺	(404)
柯 灵 (1909 ~)	
苏州拾梦记	(408)
雨街小景	(414)
王冶秋 (1910 ~ 1987)	
忆舍予兄	(418)
艾 青 (1910 ~)	
坠马	(423)
师 陀 (1910 ~ 1988)	
行脚人	(426)
李长之 (1910 ~ 1978)	
孩子的礼赞	(432)
钱钟书 (1910 ~)	
魔鬼夜访钱钟书先生	(436)
陈梦家 (1911 ~ 1966)	
记纽约五十七街中国古董铺	(442)
李辉英 (1911 ~)	
故乡的山梨	(447)

徐懋庸 (1911 ~ 1977)

我的失败..... (450)

萧 红 (1911 ~ 1942)

饿..... (454)

凤 子 (1912 ~)

中元祭..... (459)

叶 紫 (1912 ~ 1939)

长江轮上..... (461)

白 朗 (1912 ~)

祖国正期待着您..... (467)

何其芳 (1912 ~ 1977)

黄昏..... (473)

楼..... (475)

端木蕻良 (1912 ~)

萧伯纳到北平..... (479)

冯亦代 (1913 ~)

琐谈浅予..... (482)

孙 犁 (1913 ~)

投宿..... (485)

陈荒煤 (1913 ~)

一个厨子的出身..... (487)

杨 朔 (1913 ~ 1968)

潼关之夜..... (495)

唐 弢 (1913 ~ 1992)

寻梦人..... (500)

方 敬 (1914 ~)

玉匣记..... (507)

王西彦 (1914 ~)

老坤和小孀妇..... (512)

赵清阁 (1914 ~)	
母 亲	(518)
王 莹 (1915 ~ 1974)	
春雨	(523)
刘盛亚 (1915 ~ 1960)	
野渡无人舟自横	(525)
严文井 (1915 ~)	
春夜过黄河	(529)
刘白羽 (1916 ~)	
关于长城的回忆	(532)
陈敬容 (1917 ~ 1989)	
驴 夫	(537)
季 疯 (1917 ~ 1945)	
生活的一课	(541)
黄秋耘 (1918 ~)	
矿穴	(543)
秦 牧 (1919 ~)	
白鱼 · 黄鱼 · 黑鱼	(546)
张爱玲 (1920 ~)	
公寓生活记趣	(551)
更衣记	(556)
黄宗江 (1921 ~)	
山城水巷	(564)

巴山夜雨

钱歌川

我对于雨虽不特别爱好，至少也不怎样嫌恶，这个你只消看我从不撑伞，常在雨中照常走路，便可明白。如果头上戴着帽子，身上穿着相当厚的外衣的时候，在不大不小的雨中行走，我并不觉得难过，毋宁有一种超然的心情，或是傲慢的态度。那时大自然的弹雨密集地袭来，所有的人都飞跑躲避，而我却满不在乎，仿佛一部可以御弹的铁甲车，泰然地从容行驶。

你只要不以打湿衣帽为意，便可悠然不迫，而有余情去欣赏那些织女机中的雨丝。真的，那就和春蚕刚吐出来的丝一样光亮，细长，而且整齐地排列着，似乎要把天空和大地缝织起来：那时你就像一把梭子，从那些雨丝中穿过去，旧丝刚一消逝，新丝又来，使你目不暇接，而不能不感到天工何等迅速，我们的行动真太迟钝了。

身边的雨是丝，远处的雨便成为烟雾了。记得少时游扶桑，尝泛舟琵琶湖中，看岚山雨景。只见水上浮现出一重重银灰色的山影，随着雨的大小，时隐时现，或有或无，空濛得就像梦境一般。那印象二十年来老留在我的心眼中，既不加深，也不至淡得看不见，永远保持着那种浑然的画面。后来游镇江，也感到雨中有画，

宜乎大米小米，要由此而创出一种画风。镇江的景色，宜秋宜月，尤其宜雨！金焦附近的山水，从雨中看去，实在最美。这一点，画家当然比我知道得更清楚，所以两米专画雨景，而获成功。

雨不仅可看，而且可听。画家看雨，诗人听雨。雨打在芭蕉叶上，发出那种淅沥的声音，常常可以引起诗人的灵感。敲在窗上，也足够凄清，而能助长孤寂之思，发为千古绝唱。在山林或古刹中听雨，甚至可以使人有一些世外之感，居在深院中抱膝长吟的人，有时嫌过于岑寂，所以常爱留得那些残荷来听雨声。

听雨最好是在夜里，因为没有市声混杂其间，你可以清晰地辨别出来：什么是芭蕉上的雨声，什么是残荷上的雨声，雨打在泥土上是怎样，打在空阶上又是怎样。池中之雨清彻，瓦上之雨沉重。倾盆大雨如怒号，霏霏细雨如呜咽，一个是英雄气短，一个是儿女情长。你又可以知道那种雨会打落花瓣，那种雨可滋长黄梅。听得既多，自然要形诸笔墨，所以苏东坡有《喜雨亭记》之作，唐明皇也要作出《雨淋铃曲》来了。至于诗人文士专描写所谓夜雨的，更是多得不胜屈指。

在夜雨中，又以巴山夜雨为最出色。唐代诗人大半都有写巴山夜雨的诗句。就中尤以李商隐的一绝，最为脍炙人口。因为他那一首诗，使得巴山夜雨，更加了一重意义，而令人联想到高贵的友情。于是乎雨不仅可看，可听，而又可话了。试想在一个雨夜，人们都睡静了，只剩下两个知心的朋友，相对长谈，这种情景，确是人生一种乐趣。

我在没有入川以前，因为读了唐人这些赞美巴山夜雨的诗句，只觉得夜雨在四川特别可爱，何等富于诗意。但不解为什么他们独赞美巴山的“夜”雨，难道同在巴山，日间的雨，就使诗人厌恶吗？这问题对于没有到过四川的人，也许不容易解答。其实是很简单的。说来也奇怪，四川的雨，大都是在夜里降落，常常一到晚上，便淅沥地地下起来，下到天明又停止了。不仅雨没有了，而且有时太阳跟着出来。这实在是一种理想的天气，所以人们对于夜雨之

来，不仅不讨厌，反而觉得可爱了。

我初到四川的时候，住在城市之中。房子是瓦盖的，庭前还有好些树木，夜来一阵阵的冷雨，洒在树叶上，仿佛构成一种和谐的交响乐，要来伴我夜读。直到夜深人倦，才抛书睡去，梦中还在低吟“蜀星阴见少，江雨夜闻多”之句。

可是早晨出门，循江边走去，三合土的路面早已干了，红日正从对江的山后，射出万道光芒，夜雨已化成朝云，横在山腰，遮断了树身，只露出一簇簇的树梢，悬在云际，构成一幅绝好的图画，最使人悦目赏心，留连忘返。在这种环境之中，你想会有人不爱巴山的夜雨么？

然而好景不常，我在城中居不多时，便被日本的炸弹逐出，而迁居到乡下。住的是茅屋三间，遇雨则漏，而出外也就满路泥泞，鞋袜尽湿，以前所有的诗情画意，到此全消。而令对巴山夜雨素有好感的我，也就不敢再赞一词了。

我住的那所茅屋，是在抗战期中临时盖起来的。我既没有讨到一个四川老婆，又无当地的一亲半戚，自然不愿，终也不能，在此落业。为着抗战的关系，一时流寓来此，终久是要回到“脚底下”去的。可是既来了，总得找地方住，城里虽有房子可租，然而炸弹是没有眼睛的；乡下又都是田地多而房屋少，要租也租不到可住的屋子。于是便想到以最经济的办法，找本地人专为我盖几间茅屋来住。

这目的很快的就达到了，因为于人有利，于己也无损——至少在当时我是认为无损的，虽然后来损失很大。那就是由我拿出建筑费来，在有土可豪的本地人的田地上盖屋，约定只住两年，就把房子完全送给地主，如果再住下去，我得另出房租。在我，知道这房子终将属于他人所有，不愿投资过多，在人则以倘来之物，固不必多花本钱，废了一块土地，不能种田，似乎已足。双方都没有想好好去做的心情，结果盖出来的屋子，能蔽风雨，已经算不错了。谁料竟连这起码的条件，也都没有备具，后来损失，更是可观。

房子的栋梁，一连断过两次，那时契约期满，屋主早经易人。修理的钱，也就超过原来的建筑费了。我的损失更大，因为门墙不固，小窃穿窬而入，偷去的财物，约三四倍于建筑用费。但这都是些身外之物，得失我倒也就并不那样关心，最使我苦恼的，还是雨淋头！

我对于雨一切的反感，都是由于住了这所房子而来的。茅屋据说每年得加新草，方可免于漏。其实我那茅屋，似乎从第一年就漏起，愈漏愈甚，起初我用痰盂接漏，随后用面盆，再后用脚盆，这样敷衍了一年。

地主因为主权还未移交给他，所以虽则住在邻近，也就熟视无睹，不愿帮忙。我自己则年年有离去之意，雅不愿再下资金，可是到了第二年，屋子愈漏愈不成样子了，起初是一处漏，后来竟有好几处流水进来。南边漏水，恰漏在我的床头，我只好把床朝北边移，漏的范围也就跟着追过来，最后追到床铺靠紧北窗，无法再退。这时我既不能把床移到墙外去，似乎只好以困兽精神，作背水之战。不幸我所抵抗的正是水！水是无孔不入的，是世间唯一的伟力，温柔时可以像女人的泪，刚强时可以冲破坚固的堤。以我区区的微力，如何能抵挡得住？我并没有遮天的巨掌，所有的武器，只是一把雨伞而已；我把它撑在床头，像临到危险的鸵鸟一样，只要把头部遮住，不受雨淋头之苦，便算满足。常常早起一看，室内顿成泽国，棉被也就半湿了。

巴山多夜雨，室内少晴天，这情形居然又被我熬过了一年。我拱手把屋子送给那地主，满望他这时可以负责来修理，他果然满口答应，并说要替我换瓦，以作一劳永逸之计。我当然不反对，只希望他早点动工，好将我两年来的劲敌逐出，过一下太平日子。

我从春望到夏，从夏等到秋，直到秋尽冬来，好容易才等到房主人大发善心，叫了匠人预备来兴工了。这有如天使的福音。它原是一个喜讯，谁知后来竟一变而成为悲剧的收场，厄运的顶点。使我从此和雨结了冤仇，永远不能和解了。

记得当时瓦匠到来，第一步工作，当然是破坏。他们爬上屋顶去，把茅草全给掀了。一时阳光普照，群鼠窜逃，大概它们都及时迁居到安全地带去了。屋中正式的主人，却反而没有地方可以临时迁避，其实，我们当初也就没有想到要迁避。因为它们所要逃避的，原是我们所爱好的光明呢！

但自命万物之灵的人类，在先知之明——尤其是对于天气的——这一点上，实在远不如禽兽，甚至极小的昆虫，都比我们知道得多些。老鼠不肯躲藏在室内幽暗之处，而毅然迁出，当然是知道此地之不可再居。

我们只一心想到光明的温暖，却忘记了风雨的凄凉。住在一个没有了顶的屋子里，如果下起雨来，那情况当不堪设想。等我想到这个去和瓦匠商量的时候，他们却说不会下雨的，仍旧继续他们的拆毁工作。可怜，他们那里能够预知天气。

他们答应三天把瓦盖好，我也只好让他们快拆快盖。花了一天工夫，居然全部拆除了。第二天来钉格子，一片瓦也没有盖上，但天气已有雨意。入夜稀稀疏疏地洒了几滴，也就停了。使我提心吊胆地过了一夜，满以为早晨瓦匠来，人多手众，一下子把瓦盖上就好了。谁知早晨他们竟没有来，一直等到下午，还是毫无人影。天色暗淡，云雾翻涌，看去十分险恶，而时候已近黄昏，瓦匠今天是不会来的了。

原来他们又在别家接了生意，要去做两天再回头来做我们的工。这样只知贪得，得到了又怠工，对工作不负责任，正是这些工人们的特点。他们拆去屋顶的时候，决不会想到屋子里还住得有人，如不马上盖好，下雨必将不堪这一回事的，因为这和他们的工价无关。

瓦匠既如此捣蛋，天公又偏偏不肯做美。巴山之雨，与夜俱来，起初不过几滴，后来愈下愈大，好像万箭齐集，跟着竟像黄河决口，满屋泛滥。这时我已管不了皮箱，书架，和室内的一切什物了。我只求保全一张床不被淋湿就满意了。

我将家中所有的好几张草席，全铺在床顶上，又盖上一床旧油布，然后睡在床上，一任四周雨水倾注，装做充耳不闻。

睡不多时，忽然听到枕边有了滴水的声音，我一跃而起，发现棉被已湿了一大块。伸头去看床顶，已聚水成渠，等着要从油布和草席的小孔中漏下来。但这时我除了把那一渠积水倾到地下而外，别无办法。从此就再也不能安心睡上，一夜中就在忙着做这种疏浚工作。因为水到床顶，到处成渠，上面集水，下面必漏。使我一直忙乱到天明雨过方得停止。

早晨再来检查室内，一切都像从被难船中捞出来的东西，早已连一点干的纸片都找不出来了。

这是我生平第二次所遇到的水的灾难。记得在十岁的时候，跟着母亲乘木船，到父亲的任所去，途经洞庭湖附近的临资口，被一只小火轮把我们的木船撞成两段，幸而划子来得快，在船还没有沉下的时候，把人全部救出来了。一切的箱篋器物，全在那激流中，随船沉没。后来捞起，没有一件衣裳，一张小纸，不是水淋淋的。在岸上烤了七天，才把所余的东西烤干，继续上道。三十年来，那一幕凄凉惨象，未能离开过我的记忆，使我至今不敢轻易搭坐木船。但只知江河的可怕，并没有料到雨水一样可以使我遭殃。这种经验，也实在难得。我敢说，你就未曾有过。

你对于雨，只会想到甘霖，至多也只知道有时禾熟未收，下雨太多，会使它在稻草上发芽，除此再想不到雨还有别的什么害处。

你也许讨厌雨，但那只是因为它使你外出不方便，囚在家里无聊赖。或是安排了什么露天的大会，因雨而使你不能不延期。再不然，就是你乡下的黄泥路，遇雨格外难行。

你要是不必外出，遇雨而在家读书，或找人谈话，我相信你对于雨决不会发生恶感的。你要是一个爱好诗词的人，你多半会喜欢雨。当诗人描写渔翁，说他们斜风细雨不须归，似乎很可羡慕。你读这些诗句的时候，完全被诗人所支配，把那渔翁视为点缀品，赞美那诗中有画。决不会设身处地去为渔翁着想的。其实渔翁冒雨出

去打鱼，在他本身并无诗情，也无画意，毋宁是一回不得已的苦事。所以你坐在家里吟诗，或与友人联床对话，雨决不会给你一点妨碍，反而可以助长你的兴致。

你对于巴山夜雨，一定会觉得富于诗意，怪可爱的。然而，我自从身受其害之后，可不能和你发生同感了。

烽火中的神女

黄药眠

我再回到汉口的时候，汉口的情形已相当紧张，我住在中山路附近一个弄堂的楼上，那是一个宿舍，而我们的楼下呢？则住了几个当神女的姑娘。

楼下一共住着六个人，一个老鸨母，约摸四十岁，眼睛大铃铃的，眼皮下很精致的打了几重折。她面色灰白，但嘴唇边却还残留着一点风情，大裤脚下底两只小脚，走起路来活象钟里面的钟摆。一个大姑娘长得肥肥白白，没有什么表情，也不十分修饰，据说她已经以一个月二百元的价格包给一个人。她每天八点钟左右起来洗洗衣服，此外就很少见她在厅子里走动。只偶然看见她在房子里对着梳妆台端详着自己的脸孔。第二个姑娘才二十一二岁，卷头发，脸孔成鹅蛋形，每到下午一点钟左右，她就浓妆艳抹，把她那丰满的肉体，陈设在大厅子里，喷射着醉人的香气！两个乳峰象馒头般挺了起来，从她的荡荡的罗衣下面，微微可以看出她那骨钮似的乳尖。她是相当有一点诱惑力的，然而一夜的时间过去，明天十点多钟左右，她起来时，样子就完全变了，她蓬松着头发，无耻地张开了大腿，独自一个人坐在大厅子里，眼睛无神地看在地面，让苍蝇在她的头上和脸上做着各种游戏。第三个姑娘才十三岁左右，惨白

的脸上，永远不会忘记擦着胭脂。她虽然距离成熟还得远，但她已经开始学会挤眉弄眼了。此外就是一个男当差，一个老妈子。

因为他们下面姑娘不多，客人亦不多，所以还不会很吵闹，因之大家也就相安无事。有时在楼梯口的狭道中碰到了，她们也总是靠着墙壁，站在一边先让我们过去再走。

我们一出一进都要经过她们的大厅，所以对于她们的生活，观察得相当清楚。

她们大厅里的屏风上贴有什么帝君的神位，那是每天都香火不脱的，有人说她们所供奉的就是聊斋上所说的五通神。他会保护她们财源鼎盛，每个男人都会和雄鸡一样。每到初一、十五，他们必然杀鸡，烧纸，酬神。有人告诉我，当她们没有生意的时候，她们会用针把纸人撒在一张符上。这种方法，我是没有看到过，然而她们是比普通人家还要迷信，这是十分显然的。

她们吃得很丰盛，差不多等于汉口当时的中上人家。添饭亦是由各人自己起身去添。不过穿是很省的，只有在三点钟以后，她们才开始妆扮起来，在这以前，她们都是头不梳，面不洗，衣裳不整，拖着烂拖鞋，在厅子里打转。

有一天，她的老妈子跑上楼来晒衫，我可和她攀谈起来了。

——你的月薪多少？

——十块钱一月。

——另外还有什么茶钱吗？……

——那是随他们的意思呀。

——大概有多少？……

——一二十也说不得的……

——你跟她们出门？

——不，我只跟她们烧饭，洗衫，买菜……出门有那个当差的

……

——你的大姑娘是给人家包了吗？……

——是的，包给一个已经有两房妻子的人。

——一个月多少钱？

——一个月二百元交给她的老母，还有零用钱在外呢……他还想娶过去呀！……

——什么？那个人想娶她吗？……

——是的，她的妈要两千，但他只出了六百……其实钱也还没有什么，只是我的姑娘不大肯嫁他，因为她嫁过去，要做第三房的姨太太呀！

——她的母亲不在乎钱吗？……

——先生，也不是这样说……钱，有谁不喜欢呢……不过她这个人还算有点良心，她说多嫁几百块钱也是会用完的，还不如嫁一个好人家，以后好帮忙。

——你那一个姑娘要多少钱一晚呀？

——十二元，先生，现在东西这样贵……。她本来是一面晒衫，一面说的，现在她忽然看了我一眼，这个问题似乎是有点出乎她的意料之外。

——那你的主人每个月有四五百元的收入呀！

——可不是？不过现在时候不好，也不容易呀！现在听说东洋人要打来，如果要搬，唔，这样多家私，这样多箱笼，起码也得花千元以上呀！

——你们也怕东洋人？……

——唉，怎么不怕！我的主人有个妹妹从上海来，她说得才可怕呀……东洋人买东西不给钱，动不动杀人！……

——你们准备搬到什么地方去呢？”……

——不清楚，又说到宜昌，又说到四川……

说到这里，下面的鸨母高声嚷着叫她了，她匆匆地揩了揩手就下楼去，她到楼梯旁边，还向我点点头。“先生，有空不妨下来坐坐呀……”

汉口的形势一天一天的紧急起来了。中山路上的行人，武汉轮渡上的乘客，都渐渐的稀疏起来。黄鹤楼以前是人们散步和登临的